

# 北京孔德學校旬刊

通信處：北京東安門北河沿北京孔德學校旬刊社

本期每份售銅子四枚

11,4,1925.

第 二 期

星期六

## 青年與古書 錢玄同

現在的青年，應不應該叫他們讀古書，這是教育上一個很重要的問題。社會上對於這問題的意見，約有三派

(甲)主張應該讀的。這又可分為兩派 A 派以為“古書中記着許多古聖先賢底懿訓格言和豐功偉烈，我們應該遵照辦理，古書底文章又是好到了不得的，我們應該拿它來句摹字擬。”這派算是較舊派。B 派對於 A 派底議論也以為然，不過還要加上幾句話，便是什麼“國于天地，必有與立，中國底道德文章是我們底國魂國粹，做了中國人便有保存它光大它的義務，這些國魂國粹存在於古書之中，所以古書是應該讀的”這類話。這派自命為新派。

(乙)主張不應該讀的。他們以為“中國過去的道德是帝王愚民底工具；中國過去底文章，是貴族消遣底玩意兒。它在過去時代即使適用，但現在時移世易，它已經成為歷史上底殭石子。我們自己受它底累真受夠了，斷不可再拿它來貽誤青年。所以青年不應該再讀古書”。這派中還有

人以為“中國過去的文化，和辮子小脚是同等的東西。這些東西，趕快廓清它還來不及，把它扔到毛廁裏去才是正辦，怎麼還可以叫青年去遵與辦理呢！”

(丙)也主張應該讀的，可是和甲派絕對不同。他們以為“古書上的記載的都是中國歷史(廣義的，後同)底材料。人類底思想是不斷地演進的，決非憑空發生的，所以我們一切思想決不能不受舊文化底影響，決不能和我們底歷史完全脫離關係。因為如此，所以不論我們底歷史是光榮的或是恥辱的，我們都應該知道它。這是應該讀古書的理由。”

## 本期目錄

青年與古書	錢玄同
居庸關與妙峯山(附照片二幅)	顧頡剛
早晨	徐康
河邊	潘家鳳
兒童作品兩篇	瑞祺 若子
夢遊公園	齊香
秋怨	受之譯
童歌集(一續)	堯松

我對於這三派底議論，是同意於丙派的。現在先把甲乙兩派批評一下。

甲派之中，A派底主張，完全不成話，用乙派的話，足以打倒它了。至於B派，雖然自命爲新派，其實他那顛頂之態既無異於A派，而虛橋之氣乃更甚於A派。國魂國粹是什麼法寶，捧住了它，國家便不會倒臺了嗎？那麼，要請問，二千年來，天天捧住這法寶，並未失手，何以五胡，沙陀，契丹，女真，蒙古，滿洲闖了進來，法寶竟不能耀靈，而捧法寶的人對於闖入者，只好連忙雙膝跪倒，搖尾乞憐，三呼萬歲，希圖苟延殘命？這樣還不夠，他們又把這種法寶獻給闖入者，闖入者便拿它來罩他們頭上一套，像唐僧給孫行者戴上觀音菩薩送來的嵌金花帽那樣，套好之後，闖入者也像唐僧那樣，念起緊箍兒咒來，於是他們便扁扁服服地過那豬圈裏底生活了。嘿！真好法寶！原來有這樣的妙用！到了近年，帝國主義者用了機關鎗大砲等等來轟射，把大門轟破了，有幾個特殊的少數人溜到人家家裡去望望，望見人家請了賽先生 (Science)，德先生 (Democracy)，穆姑娘 (Moral) 當家，把家道弄得非常地興旺，覺得有些自慚形穢，於是恍然大悟，幡然改圖，回來要想如法泡製。最高明的，主張“歐化全盤承受”，至不濟的，也來說什麼“西學爲用”。這總要算大病之後有了一綫生機。不意他們‘豬油蒙了心’，還要從灰堆裏扒出那件法寶來自欺

欺人，要把這一綫生機摧殘天闕，真可謂想入非非！說他虛橋，還是客氣的話，老實說吧，這簡直是發昏做夢，簡直是不要臉！抱了這種謬見去叫青年讀古書，真是把青年騙進“十絕陣”中去送死！

乙派底見解，我認爲大致是對的。他們之中，有把舊文化看得與辮子小脚同等，說應該把它扔到毛廁裏去。這話在溫和派看來，自然要嫌他過火，批他爲偏激，這或者也是對的。但是現在甲派底惑世誣民，方興未艾，他們要“率獸食人”則有心人焉能遏止其憤慨？我以為乙派措辭雖似偏激，而在現在是不可少。我們即使不作過情之論，也應該這樣說：舊文化的價值雖不是都和辮子小脚同等，但現在的人不再去遵守它底決心却應該和不再留辮子不再纏小脚底決心一樣，舊文化雖然不必一定把它底全數扔下毛廁，却總應該把它底極大多數束之高閣！

可是無論說扔下毛廁吧，說束之高閣吧，這自然都是指應該有這樣的精神而言，自然不是真把一部一部的古書扔下毛廁或束之高閣。那麼，古書汗牛充棟，觸目皆是，誰有遮眼法能夠不給青年看見呢？有人說遮眼法之說不過是戲談，而禁止閱看或者可以辦到。我說：禁止之法，乃是秦之嬴政與清之愛新覺羅弘曆這種獨夫民賊幹的把戲，我們可以效法嗎？要是禁止了而它們偷看，難道可以大興文字獄而阮他們嗎？

據我看來，青年非不可讀古書，而且

爲了解過去文化計，古書還是應該讀它的。古書是古人思想，情感，行爲底記錄，它在現代，只是想得到舊文化底知識者之工具而已。工具本是給人們使用的東西，但使用之必有其道。得其道，則工具定可利人；不得其道，則工具或將殺入。例如刀，工具也，會使的人，可以拿它來裁紙切肉，不會使的，不免要鬧到割破手指頭了。使用古書之道若何？曰，不管它是經是史是子是集（經史子集這種分類本是不通之至底辦法），一律都當它歷史看，看它是爲了要滿足我們想知道歷史的慾望，絕對不是要在此中找出我們應該遵守的道德底訓條，行事底軌範，文章底義法來。

若問爲什麼要知道歷史，却有兩種說法。一是人類本有求知的天性，無論什麼東西，他都想知道，祖先底歷史當然也在其中。這是爲知道歷史而知道歷史，質言之，是無所爲的。一是我們現在底境遇，不能不說是倒霉之至了。這倒霉之至的境遇是誰給我們的？是祖先給的呀。我常說，二千年來歷代祖先所造的惡因，要我們現在來食此惡果。我們食惡果底痛苦是沒法規避的，只有咬緊牙根忍受之一法。但我們還該查考明白，祖先究竟種了多少惡因，還有，祖先於惡因之外，是否也會略種了些善因。查考明白了，對於甚多的惡因，應該盡力芟夷，對於僅有的善因，更應該竭誠向鄰家去借清水和肥料來盡力澆灌，竭力培植。凡此惡因或善因底帳，記在古

書上的帳不少（自然不能說太全），要做查帳委員的人，便有讀古書之必要了。這是爲除舊布新而知道歷史，是有所爲的。無論無所爲或有所爲，只要是用研究歷史的態度來讀古書，都是很正當的。

對於青年讀古書，引納於正軌而勿使走入迷途，這是知識階級底責任。但是近來看見京報副刊中知識階級所開列“青年必讀書”，有道理的固然也有，而離奇的選擇，荒謬的說明，可真不少。我對於這班知識階級，頗有幾分不信任，覺得配得上做青年底導師的實在不多，而想把青年騙進“十絕陣”去的觸目皆是。這實在是青年們底不幸，可是，這又有什麼法想呢？

古書雖然可讀，可是實在難讀。怎樣解決這難關，也是一個難於回答的問題。這個問題，淺陋的我，當然更沒有解決底法子，不過或者有幾句廢話要說，這個，過些日子再談吧。 3,4 1925

### 居庸關與妙峰山 顧頡剛

大家說到北京的風景，立刻想起西山。曾經逛過佳山水的人，一定要說西山有什麼好處。固然，西山是平庸，但平庸的只是入山較淺的地方，如香山、翠微山、金山。我們若肯再向前走去，便有佳趣了。凡是山景的好，一定要有水的陪襯。北京最大的河是渾河（即永定河）。牠蜿蜒從山西來，色黃，勢急，頗有黃河的氣概。京西四十餘里，有一個鎮，喚做三家店。渾河在鎮前經過，曲了幾曲，來勢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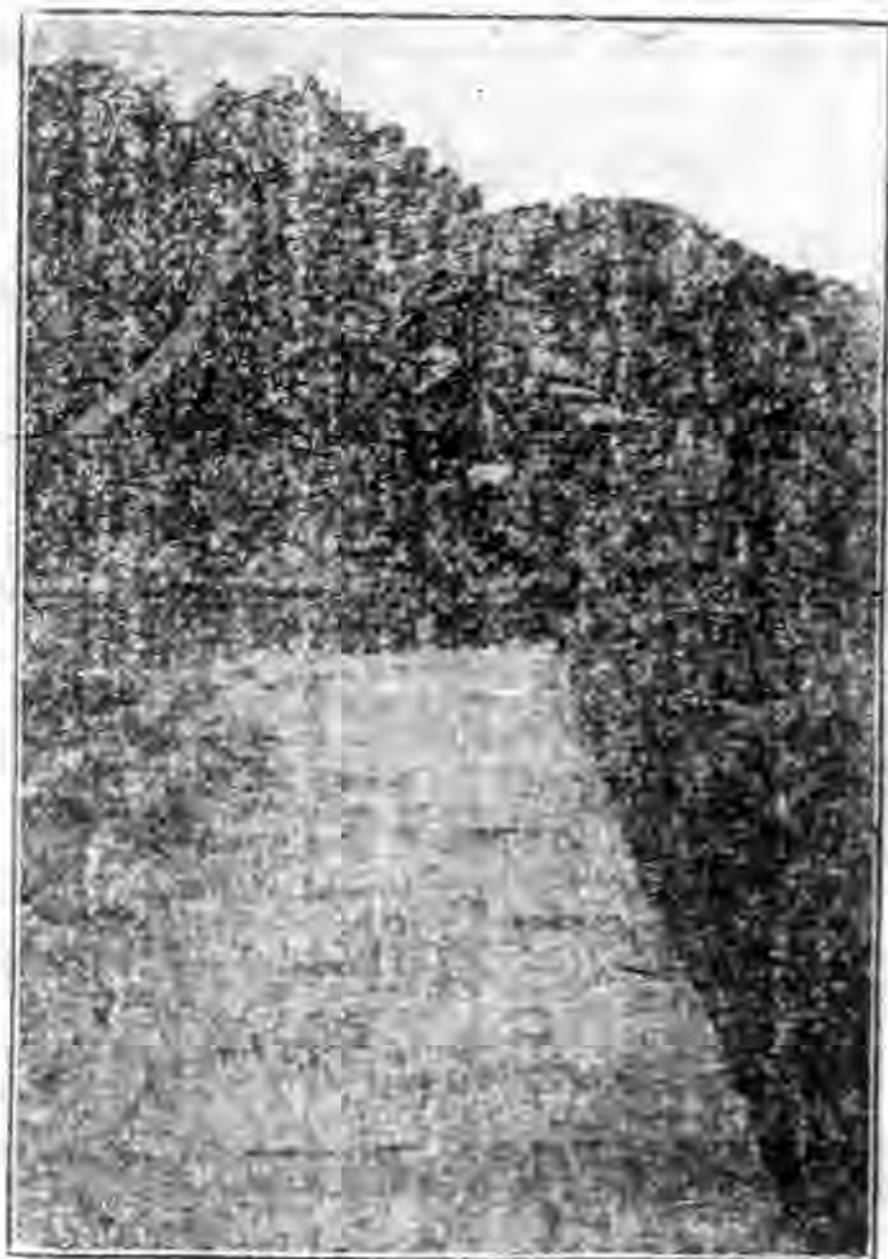
急，碎訶地響着。河北便是妙峯山，山色非常秀美。我們渡過了渾河，走上十多里路，到十八盤。爲什麼叫十八盤呢？因爲山高，不能一直翻過，必得先往東，又往西，又向東，……這樣的盤了十八回方得度嶺。

我們只要聽了這個名字，就可以知道山行的有趣了。再向前去，是陰山。因爲兩邊都是峙着很高的山，不到日中看不見太陽，所以稱呼牠這個名字。我們在亂石中走，山泉濺濺地奔流，牠並不與人讓道，我們既不能像驢子般踏水而過，只得在泉道中的亂石面上點着鞋尖而走。

這樣再走上二十里，纔到妙蜂山的主峰，上面有許多很奇的松樹，和一所最著名的聖母娘娘廟。每年到陰曆的四月中，自初一到十五。北京一帶的人都到這廟中去燒香，有的坐轎，有的騎驢，有的撐着木棒步行，四五十里銜接不斷。他們歸來時。不論男的女的都戴了紅色的絨花。

妙峯山的東北，是居庸關。這關是戰國時就有的；到了明代，曾經出力修葺一番。我們乘了京綏路車到南口，便看見兩面的山湊合攏來，留出中間一條小徑，城垣從山下直到山頂，山怎麼高城也怎麼高。唐朝人的“一片孤城萬仞山”這一句詩，是活現在眼前了。這城便是萬里長城的一部分，喚做內邊牆的——外邊牆在張家口。居庸關是內邊牆的一個重要的關口，這關有四十五里的長，分爲上關、中關、下關

三部。上關是八達嶺；到了八達嶺很容易引起自己的驕傲，爲的是四面的山都降到自己的足底來了。這地方既特別的高，也就特別的冷；別處的雪都融了，牠還留存着；別處的氣候還溫和時，牠那裏却已下雪了。



八達嶺

中關到上關一段路，風景最好，重疊的岡巒繁密的桃杏，活潑的流泉，嶽奇的石塊，到處都值得流連。有一處喚做彈琴峽，因爲泉水的聲音太好了，像彈琴一般。在這個峽旁邊，就是一個山洞。這山洞是京綏車經過的地方。

從前建造京綏路時，滿清政府會同外國工程師規畫工程。這輩工程師都說這一段山路過于崎嶇，沒法開工。中國的工程師詹天佑却道：“事情雖難，但是竟沒有法子想嗎？”他立志造成這一條路，天天到山中去查勘，晚上回來也在燈下計算。這一段



路竟由他隻手之力造成功了！我們現在坐在京綏車上，就可看見鐵軌盤折而上，一時向東，一時向西，像我們經過十八盤的樣子。車頭裝在車後倒推而行，因為上山時很不容易，倘使裝在前面，恐怕後面的幾節車要脫下來咧。從南口到北口，有四個山洞，而北口的一個尤長，有五里地。我們在八達嶺上，可以望見下面有一個亭子，這亭子便是在五里的中間，做一個出氣管的。因為這一段的工程這般難，所以詹氏死後，政府裏替他造一個銅像，立在八達嶺下的車站——青龍橋——旁邊。



青龍橋之詹天佑銅像

## 早晨

徐康

宇宙間已是籠罩着一層很濃厚而黑暗的幕，一切的東西，都在那裏打着盹睡，很有味地領受那可喜可愛的夢境。連一點聲息都沒有，只有一陣陣的微風不住的吻

着那生着很濃密而蒼翠得可愛的葉兒的一株大樹上，時時簌簌地作聲。別的也就沒有聽着了。這是何等寂靜啊！

一輪血般的紅日，自地平線下慢慢地湧上來，放出那煦和可親的晨光，擁抱着這大地上的一切東西，把他們從睡夢裏驚醒。草木們就不住地在這微風中招搖着牠那蒼翠的身軀，演習那早晨的跳舞；小鳥們也就開了音樂會在枝上很活潑地跳躍着，不住地唱着這“寶貴之晨”和“催起”兩節婉轉而悠揚的歌曲。把這黑暗而寂靜的世界，頓時變成一個光明而喧鬧的世界。

在這一間幽靜而沒半點聲息的房子裏的一張半新半舊的牀上，躺着一個少年，還在那裏求那有味的夢趣的我；被煦和的晨光透進了我的窗縫，不住地在我身上打着閃，牠似乎很柔和地對着我說：“少年哪！起來呀！再不要尋求那有味的夢趣，究竟夢趣是幻的呀！快快起來，尋求你的真實而有味的樂趣吧！現在‘司晨之神’帶着很可貴的晨光來，正候着你們去領受呢！你再不要辜負了她的盛意，生怕她不久就要走了！少年哪！快快的起來，去領受你這可貴的晨光啊！”我慢慢地睜開一線而朦朧的睡眼，放出柔弱而無力的目光，緩緩地對準了視線，瞧了她一眼，略略地點了一點頭，似乎表示說：“我是領悟了。”

這時立在窗外簷前的小鳥，還不住地似嘲非嘲的唱着催起曲：遲！遲！遲！

## 河邊

潘家鳳

城外某村上，有一條碧清的小河，河的四周圍，有很茂盛的楊柳樹，那柳枝如同剪髮的女孩把髮兒披了下來，很覺好看。小河的東邊，有一片茅屋，大約是種田的鄉下人住的。小河的南邊，是一片田畝，若是從遠的地方望過去，滿目都是碧綠的稻草，阡陌之間，又雜以芬芳之野花，顏色不一，鮮麗非常。

我家住在離城不遠，我因為愛那河邊天然的景色，所以每日放學後時常到河邊去玩。

有一天，因為貪玩美景，天色已經晚了，正想從河邊繞道而走，可以近點，不想剛走到河的西南邊的地方，忽然聽見有很悽慘的哽咽聲，我不覺嚇了一跳！暗想天已黑了，誰還在這裡哭哇？忙向柳枝的空隙處，望前一看，只見有一個十幾歲的女郎，坐在河沿上洗衣服，她穿的衣服很破爛。月光背着我，所以看不清楚。只見她的兩手雖然在那裡洗衣服，可是長吁短嘆，似乎欲哭又不敢哭的樣子。那種委屈傷心的景象，不能不使我生出一種疑問。她為什麼這樣的傷心呢？她受了怎樣的委屈？我一時對於我自己的疑問無從解決，只得問她本人了。

我假咳嗽了一聲，定睛看時，只見她把眼睛擦了幾擦，回過頭來，那種恐懼的樣子，好像犯了什麼大罪似的，見了我，神色才慢慢的定了。我已走到她的面前，

但見她的臉上有無數花紋似的指甲印。她問我道：“你是問路的麼？”我說“不是。是看見你洗這麼多的衣服，怕你洗不動，特來幫助你洗的。”她微笑着道“不用姑娘勞力，我常洗的，這點不算什麼，況且我已經洗完了。謝謝您這番好意！”我正想問她受了誰的氣！不想她已拿起衣服，放在桶內，對我說“再見罷！”提了桶就去了。

我因為天已經黑了，只得歸家，可是我的疑問還是沒有解決。她那樣痛苦的態度。時時刻刻的現於我的面前，所以我自從那日以後每天無事就到那小河邊去等她。也有碰着她的時候。也有碰不着她的時候。碰着時，她不是挑水，定是洗衣服。後來我們漸漸的熟了，她才把她的歷史一五一十的告訴我。我的疑團才算解開。

原來她才十五歲，她是這村上某姓的童養媳。因為過去不久的時候，她的公公死了，她的婆婆就說她命硬，把公公尅死了，所以每天非打即罵，把家裡一切重事都叫她作。她總忍氣吞聲的去做。她到小河邊做事的時候，她的眼淚，總隨着微波碧水不斷的流着。她自與我認識之後，却比從前好些。有時還能尋些快樂，因為我常用最誠懇的話勸她，所以她比從前孤獨無友之時寬慰多了。

後來我因為有事遠出。等到事情辦完回家，可憐她已隨着碧清無塵的河水，到極樂世界去了。

## 早晨的鳥聲 王瑞祺

我天天到學校很早，就是因為我起來得很早。有一天，同學問道：“你怎麼天天起來得很早？”說我：“因為我一聽見遠處的鳥兒唱歌的聲音，我便起來，所以我天天起來得很早。你們也願意學我麼？”

## 晚上的月亮 周若子

晚上的月亮 很大又很明。我的兩個弟弟說 “我們把月亮請下來，叫月亮抱我們到天上去玩。月亮給我們東西吃，我們很高興。我們拿到家裏給母親吃，母親也一定高興。”

## 夢遊公園 齊 香

正在看書看得出神的時候，忽見一素不相識之人走進，對我說道“你到公園去嗎？你若去，我帶你去。”在平常，不用說一個素不相識之人，就是很熟的朋友，也須得了我母親的許可才能去，今天不知為什麼，也沒有去問，便立刻答應，同她去了。到了公園，玩了一會兒，忽然不見那人，再向四面一望，連一個遊人也沒有了。我抬頭一看，呵！一輪皓月，已在那深藍色的天空中笑盈盈地看着我呢！如銀水一般的月光，一望無邊，我在這時，一個人不但一點兒也不覺得害怕，並且覺得很爽快，便往來徘徊，見滿園烏黑，只有那月兒的一線光明來指引我前進的路。我慢慢的走到河邊，坐在椅上，見那可愛的月光，照在河中 彷彿是一條無邊的銀河，那河水徐徐流動，有些細小如鱗片的波紋，

一閃一閃的，好像一條一條的銀片，陣陣清風，一直撲到我的面孔上，真涼啊！

忽見河邊放着一隻小船，我不覺動了好奇心，想‘這是誰的船？為什麼放在這裡？我能坐嗎？管他呢！橫豎這裡沒人，坐坐也不打緊。’於是我也不客氣，就到河邊，跳到船上，拿起搖船的槳，慢慢盪到河中間。

這時那助趣的月兒，射入河內，反映出一個月兒。四周的垂楊，樂得把頭搖來搖去，好像跳舞一樣，牠們的影子照在河中，越發顯得幽靜。園中寂無一聲，只有那槳兒把水撥動的聲音，和蟲兒唧唧的叫聲，這是多麼快活的事，可惜只有我知道。

我立在船頭，一面搖着 一面唱“月到天心處 風來水面時，一般清意味，料得少人知。”正在高興的時候，忽聽得冬冬一響 把我驚醒，忙起來一看，書已經落在地板上了。啊！原來是一個夢！

## 秋怨 (Chanson d'automne)

法國P Verlaine 著 受之試譯

秋夜裏，  
琴音幽幽，  
如泣如怨。  
我聽着，  
使我心中不快，  
更是悲愁。  
一切都使我傷感，  
一切都如灰白色，

當那鐘聲響時，  
便引我回憶到往事，  
我不自禁的  
流出點點的淚珠。

我……  
在我的不幸的  
命運裏，  
正如一片枯葉，  
隨着狂風飛奔。

一九二五，三，二四。

法國 Paul Verlaine 生於一八四四年。活到五十二歲上便死了。他一生因為他自己環境的惡劣，差不多天天不順心，所以他作的詩，愈是慘苦的愈好。他在十九世紀象徵派裏面，對於作詩可算首屈一指。他作的詩多數是“單聲的”（就是一句裏頭，也許七個聲音，也許九個十一個聲音，與十七世紀“做古派”的詩不同。在一八六六年他作的這個‘秋怨’（直譯為‘秋歌’）確實能表出他自己生平失望悲慘的樣子，可算他那慘詩裡最好之一。

張達德附識。

## 童歌集

堯松

### 飛艇飛（上之二）

飛飛飛，飛艇飛，一飛飛上白雲天。  
白雲天上朝下看，茫茫大地旋旋轉。飛艇  
飛到大海東，大海東邊日光紅。飛艇飛到

大海西，大海西邊好月明。飛艇飛去又飛  
回，打個旋兒落下來。

### 花樹自語（下之二）

一陣清脆的笑語聲，使我從夢中醒  
來。呵！原來是春深了。

怎的不見了衆姊妹？如何滿眼儘是些  
小兄弟？呀！這是來在那里了？

什麼小院子，平磚地，還有辦公處，  
教員室，這是在二門外邊，大門以裡。時  
常的聽見搖銅鈴，吹哨子，唱樂歌，作游  
戲。哦！這是個什麼學校哇？

出來進去，這麼些先生學生，男的  
女的，高的矮的，數來滿夠一百二三十。從  
早晨直到太陽西，滿院笑語聲，何等的雍  
雍熙熙！哦！這莫非就是孔德分校嗎？

猶憶去年時，我在那花場的幼稚園裏，  
常同着千百個小姊妹，日夕閒話，爭訴說  
各人的志趣。有的想到公園裏，開花給大  
家觀賞，有的想落在文學家的園地裏，幫  
他們著文章，有的願到平民家，在工作的  
閒暇時，給他們一點安慰，有的羨慕着富  
貴人家，情願寄生在階下窗前，作那等奴  
隸的生涯。

但是我的志趣，却不和他們一樣，也  
並不希圖着安樂，也沒有多大的奢望，但  
願生長在學校裏邊，每逢到春風來時，便  
將我的“自由之花”，對着一般天真的孩子  
們開放。我這樣想着，我這樣祝禱着。啊！  
這莫非已經是如願了吧？

三月七日早九時餘 本校西山旅行團分組出發。或乘自行車，或坐洋車，或騎驢子，各自  
得意十分。午後，在碧雲寺西偏，各手植柏樹一株。晚，乘月色返校。